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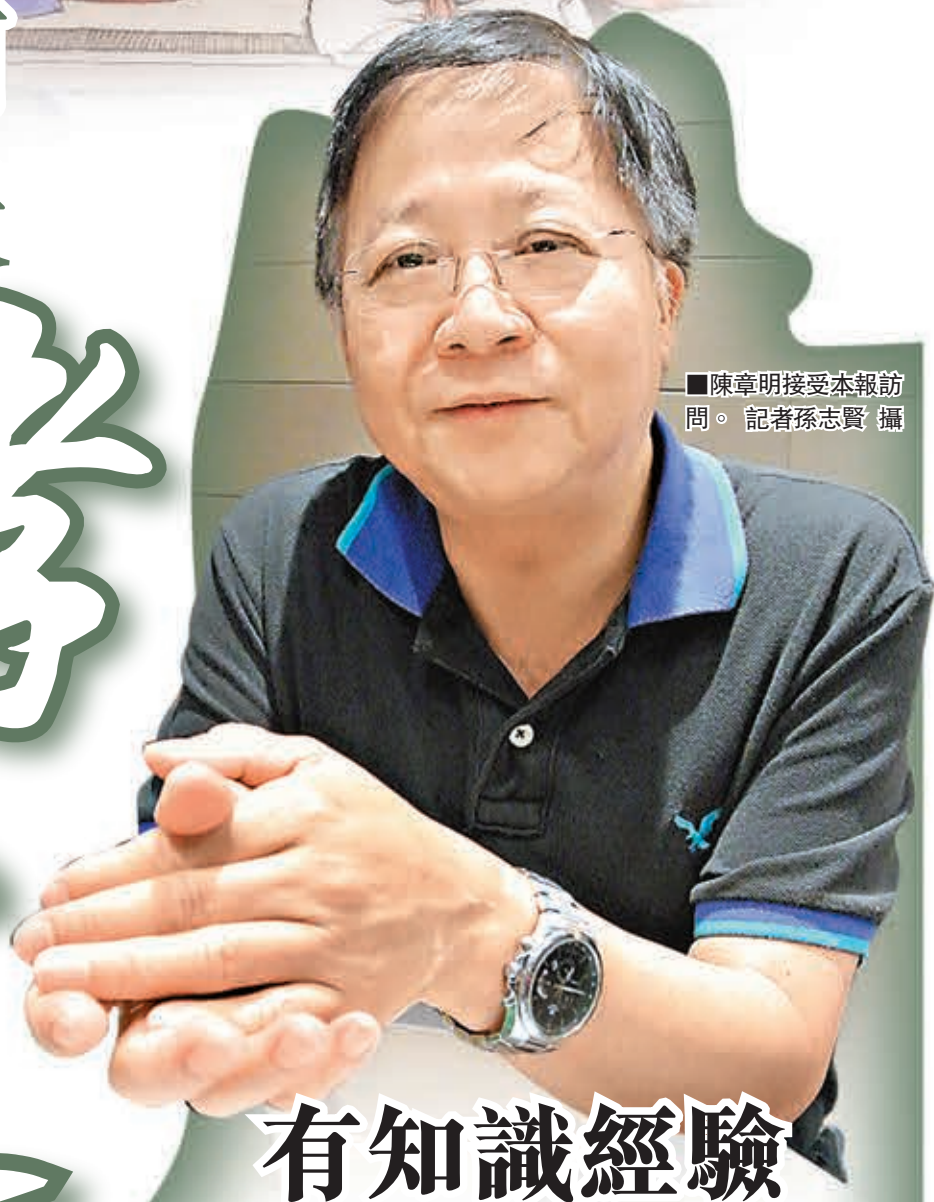
安老系列之 **家**
傳承危機

只講個人權利 忘卻養老責任

英扼殺家國之情 港漸失孝道 傳承



■中國傳統文化向來強調孝道。網上圖片



■陳章明接受本報訪問。記者孫志賢攝

有知識經驗 銀髮族職場有價

現時香港不少企業的退休年齡，都定在55至65歲之間，但香港積金局訂立的領取強積金年齡限制，卻是65歲。雖然當局容許60歲長者宣誓，提前領取退休金，不過對一些55歲便退休的「年輕長者」而言，這幾年便成為真空期。陳章明承認這種情況的確存在，認為最簡單的解決方法，便是重訂退休年齡，另外私人企業亦可以兼職形式聘請已屆退休年齡的員工，讓他們賺取收入。

事實上，長者是重要的人力資源，韓國便非常着力發展銀髮就業，這既可為他們帶來收入，亦令他們生活有寄托及增添樂趣。陳章明表示，港府提高最低工資後，也吸引不少退休人士重返職場。他同時指出，香港邁向知識型經濟，需要有經驗有知識的人，如從事文字工作的傳媒業，表現優秀的往往是一些老記者，且不少長者年屆60仍然壯健，故政府應鼓勵員工按喜好及身體狀況，選擇延遲退休。他稱全球老化問題嚴重，歐、美等地都已延後，甚至取消退休年齡的規定。

長者勞保過高 政府宜帶頭解決

然而聘請年長人士須繳付昂貴的勞工保險，長者的勞保更是年輕人的3倍，令不少企業卻步，有些公司也存在年齡歧視。陳章明認為，政府可帶頭延後退休年齡，並與保險公司商討降低長者的保費，從而推廣這種文化。

港宜推「共付」概念 家庭政府同承擔

陳章明教授認為，要達到全民皆保，公眾難免要繳交重稅，故必須有強勢政府，但目前港府在施政上舉步維艱，相信推動「共付」概念會更適合，即安老成本先由個人及家庭承擔，最後才是政府。

居院舍長者 比例冠全球

在本港，不少長者都會入住安老院。陳章明表示，目前65歲以上入住安老院的長者佔整體的6.8%，比例上全球最高。他認為造成這現象的原因有幾方面，一是因為本港家庭居住面積較小，如長者不小心跌倒，並要坐輪椅的話，難以容納。另一方面，不少長者都不想成為子女的負擔，又或是寧願騰出空間給年輕一代，故寧願入住安老院。

陳章明認為，本港要鼓勵居家安老，需要政府跨部門政策，例如房屋配備。現時政府一些新建房屋便使用了「通用設計」(Universal Design)的方法，這設計能因應住戶年齡改變而更改屋內結構。此外，子女亦可與父母居住相連單位，方便照應；政府亦可提供更多社區支援，照顧獨居長者。

世衛在2005年推出「全球長者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」計劃，鼓勵各地根據「長者角度」、「長者參與」及「適合長者」的原則發展區內設施及服務，本港亦有參與，其中葵青區、西貢區及荃灣區，便於今年先後獲世衛認證，成為長者友善社區。

越南：推崇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寶」的觀念，三代同住，祖父母是家中決策者。
韓國：為家中年滿60歲的長者盛大慶祝，傳統上，韓國男子年滿60歲即可退休，由兒子供養。

蘇格蘭：推出「重溫對老人家關懷」計劃，提倡聆聽長者的聲音，着重預防性護理，加強支援家居護理服務。
希臘：「老人」這稱呼在希臘絕無貶意，等同「智慧」及「與上帝親近」。

日本：每年9月第3個星期一為「敬老日」，屬全國有薪假期，兒孫與長輩慶祝，送禮物表達敬意，亦鼓勵人們探望獨居長者，鄉鄰地區更會為長者表演。
中國內地：父母可因子女在經濟和情感上照顧不足而控告子女，企業需撥出時間給僱員探望雙親。

看着親生骨肉呱呱墜地、含辛茹苦養大他們，長者在晚年獲兒女侍奉，是最自然不過的事。然而受西方個人主義衝擊，亞洲敬老觀念逐漸動搖。香港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、嶺南大學社會老年學講座教授陳章明接受本報專訪時慨嘆，英國管治香港期間，通過政治和教育手段，蓄意把尊卑思想等中國傳統文化「連根拔起」，導致現時香港的個人權利意識高漲，凌駕群體利益。有些人只顧考量本身的經濟條件，照顧父母的觀念幾近蕩然無存，甚至認為應由政府負起養老的責任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孫志賢

陳章明中學時期已到英國留學，明白港英教育制度的分別。他憶述小時候在香港上學要讀「尺牘」，學習長幼尊卑，但後來這些課程沒有了。而赴英國讀中學的學生，都一定要讀英國史，英國的課程很重視國民教育，教導學生為社區付出。英國當局亦明白語言的重要性，故威爾士及蘇格蘭都很重視保存自己的語言。

輕國家歷史 英文凌駕母語

相反，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，英文取代中文成為更重要語言，中國語文及中國歷史科遭分拆，學生只會在中一至中三修讀中史。不少港人因此輕視國家及母語，只求英文好，這無疑削弱中國傳統孝道觀念的傳承。他笑言，自己對兒子談孝道時，被笑說「老豆你OUT(過氣)了」，認為「你賺錢比我多，何需我養呢？」

全球各地文化和經濟差異，都影響安老方式。亞洲國家如韓國、日本的敬老文化深厚，由家人照顧長者是固有傳統。西方國家講求人權利益，公眾一般認為養老事務應由政府負責。那麼，安老和退休政策是否相同呢？陳章明指，安老政策是給長者安穩生活，當中包括生活保障(退休保障)、社區支援及院舍治療，而退休政策實質是安老政策中的一環。

靠政府養老 日澳賦稅重

陳章明指出，澳洲及日本安老政策較佳，長者不論貧富皆獲政策保障，又可得24小時舍照顧，生活算是無憂。然而這需要國民繳付較多稅款，以澳洲為例，除了交入息稅之外，還要繳付8%至10%的長期退休及護養稅，日本人亦繳付高稅率(所得稅率最高達45%)，當地並於2000年起，增設介護(長期照護)保險。

他表示，西方國家個人主義色彩濃厚，重視個人權益，父母照顧子女到18歲便認為完成責任。子女在父母年老時，則有「我尊敬你，但照顧你是政府責任」的想法。因此，西方敬老行為只是出於對個人權益的重視，例如在外國公共交通工具，若有人坐了為長者而設的座位又不讓座，會遭旁人批評。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擁有人權，長者權利亦不容剝削。在這種思維裡，西方人認為養老理應由政府負責，這也是歐美國家有全民退休保障的原因。

相對而言，亞洲國家注重集體意識。中國、韓國及日本等的敬老文化建基於道德觀念，家庭負責養老責任，其次是社區乃至慈善組織。陳章明認為，韓國至今仍保留深厚的忠孝倫常文化，在正規學校教育或非正規的家庭教育，都很重視教導下一代尊重長者。在職場文化方面，韓國人亦保留父子以學徒形式入行的做法，使家族企業及家族價值觀根深柢固。



■韓國一座老人福祉會館內的長者在跳舞。網上圖片

韓31%長者就業 享受人生二次收成

韓國

隨著醫療進步、人類壽命延長，退休長者重返職場的現象愈趨常見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(OECD)數據顯示，2013年韓國65歲以上長者就業率高達30.9%，在OECD成員國中排名第2，僅次於冰島。首爾推出「健康100歲2020高齡社會總規劃」，成立「人生二次收成支援中心」，向長者提供長者創業支援、社會服務及退休規劃等課程，他們上課後考取各類證書並再次工作，使社會獲得龐大人力資源。

退休公務員具昌序是一個成功例子，他退休後學了5年漢字，考獲教學證書後成為小童漢字教師。另一名長者李金南則在退休後，考獲了咖啡師、貨車司機、美容師、照顧員及保險經紀共5張證書或牌照。

照顧長者成企業責任

韓敬老文化深厚，照顧老人被視為企業責任。以當地最大服裝品牌衣戀集團(E-land)為例，公司規定員工每周做一次義工，如向獨居長者送飯，另還設立了多間老人福祉會館，免費向長者提供各種課程，並安排旅遊巴士接送行動不便的長者。

自助共助公助 照護中相扶持

日本

不少人認為照顧長者是家庭責任，但在日本經營長者日間照顧中心的大井妙子認為，必須自助、共助(社區內大家互相照顧)及公助(政府資助)三管齊下，才能營造有安全感的社區。她認為照護並非單向的事，而是互相支持，互相得到生存價值與勇氣。

鼓勵居家安老 設一小時養老社區

日本鼓勵居家安老，陳章明稱，該國2000年推出「一小時生活圈養老社區」計劃，即在長者往返居所的一小時路程內，設有超市、餐館、診所等基本設施。這是考慮到對不少長者而言，步行一小時十分吃力。區內亦有適合年輕人的職位，讓子女可與長者同住。

為免長者被社會邊緣化，日本亦鼓勵他們追求生存意義，許多長者抱持這種觀念，過着高質素退休生活，他們透過培養各種興趣如園藝、書法或做義工，保持對生活的熱情。

另外，當地社會因應人口老化作出支援，例如長者視力欠佳，科技企業會開發為長者而設的智能手機，字體放大，介面及功能更易操控；有企業研發智能拐杖，讓家人可追蹤使用者位置，確保安全；有商場為長者設置特大價錢牌，員工還經過培訓，特別了解長者需要。



■日本長者在「敬老日」舉啞鈴強身健體。網上圖片